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八〇六號

# 華夏導報

(刊校) 品賣非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辦公室：二二二二  
編輯部：二二三三

發行所	人行	蕭
社長	鄭	銘
主編	新	系
編輯	華	局

## 泰國三位教授 昨蒞本校訪問

### 並舉行憲法問題座談會

(本報訊)泰國國家執行會議政治顧問查隆、康模安、安蓬三位教授，昨(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在外交部人員陪同下，訪問本校並拜見創辦人張其均博士。

這三位教授是泰國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學教授。昨天由院長蕭師毅博士主持，與本校政治學教授在大恩館十樓舉行憲法問題座談會。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張乃維、張炳南、徐懷瑩、譚南光、鄭炎生、王友仁、高旭輝及公共關係室主任黃貴美等十餘人。經過約二個小時的座談，這三位泰國教授對中華民國五權憲法的精神均有進一步的了解。他們預定明晚結束在華五天的訪問，經由香港飛返泰國。離華前，他們還將拜訪國民大會、立法院、教育部、國防部及土地改革紀念館。



泰國三位教授蒞校訪問，並參加憲法問題座談會(李雲祥)

體育系進修會前日晚間舉行

(本報訊)體育系全體師生進修會於前(十三)日晚假大義館健身房舉行。由該系二年級主辦。此次進修會由體育系二許德意任主席。

該系杜劍虹介紹體操之認識及國際體操進步情形。林清祥述說足球之位置與戰術。李東興講比較國外之游泳設備種種及游泳介紹。駱大衛檢討歷屆大專籃球聯賽和本校籃隊之展望。

體育系全體師生進修會為全國大專院校之首創，且定期舉辦，該進修會的目的在研討體育學術。

停課

(本報訊)本校第四九八次行政會議決議，本(十二)月二十三日為選舉投票日，為便於設籍遠地之師生返籍參加投票，二十二日及二十三日兩天停課。

大學學籍規則  
放寬並非放鬆

(本報訊)本報週一刊出的每週一題，討論「教育部修訂放寬學生補考退學規定」，頗獲各方好評；註冊組鄭主任為此特別呼籲同學：不要因為教育部對於補考、退學規則放寬而放鬆了自己應修習的學分。

鄭主任說：新法令增列了可以延長修業，主要的是給

那些學分不能通過或修完的同學一次機會，凡是未修完或在法定修業年限外延長一年。

根據舊令第卅九條：原規定學生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達所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不得補考，應令退學。修訂後條文，將二分之一規定，放寬為「三分之一」。

嚴冬見真情  
華岡愛心熾

大批衣物、食品及一顆赤誠的心慰問真光教養院。真光教養院中的院童共有一百六十四人，這些可憐的孩子多半無法接受教育，只要人們對他們注意及愛撫，則會自動減少自我虐待的舉動，他們目前正需要社會廣大群眾的愛心與鼓勵，才能恢復在社會生存的自信心。

這次有意義的活動，使得耶誕前夕的溫馨，再度進入天涯孤兒的心坎中。

影訊

△今晚電影欣賞放映「考哈斯」，時間、地點照舊。

范卡微支夫婦  
十四日訪華岡

(本報訊)荷蘭自由中國基礎協會理事長范卡微支夫婦(Van. Ket-wich. Verchou)，昨(十四)日下午四時在新聞局人員陪同下拜會院長蕭師毅博士。范卡微支曾任中荷基金會主席及荷蘭紅十字會會長，曾於一九六六年訪華時蒙 總統召見。

他們一行在蕭院長陪同下，參觀華岡博物館及中正圖書館，晚間在大恩館十樓由蕭院長設宴款待。

僑輔中心呼籲校僑生及外籍學生領有外僑證及居留

速繳護照

(本報訊)凡本國僑生及外籍學生領有外僑證及居留

二類五強球賽  
體育系昨雙捷

(本報訊)五強男足邀請賽，昨(十四)日體育以三比〇擊敗化工。

此項球賽，體育以優異的球技和旺盛的體力，出戰之王，勢如破竹，在比賽五分鐘時即以廿碼的高飛遠射破網。下半時體育又

黎亞女、張悅珍、李炳恩、徐光河、顧雷夏、陳潔珠。

創辦明召見各社團負責人

(本報訊)創辦人將於本週六上午十時半假大義館六樓合作堂召見社團負責人，請各社團負責人穿制服準時參加。

(又訊)博士班一年級各研究所同學約談順延一週，改於本月三十一(星期六)上午十時五十分，在大義館七樓修史堂舉行。

又訊：昨(十四)日五強男排邀請賽，體育以二比〇擊敗實力不弱的土資系。

昨日由於風大，球場上屢屢出現變化球，球員也漫不經心，全場嘻哈一片，終場體育分別以十五比九，十五比三大獲全勝。



前晚社聯團席會議，熱烈討論(本報記者李雲祥攝)

格者的補救機會，使他們不致達到退學的地步。

鄭主任表示：新的法令未正式頒佈前，仍照舊的法令實施。

證者，請速於本星期六前繳護照及僑民證至僑生輔導中心，以便辦理戶口校正。逾期未繳者責任自負。欠繳名單如下：史凱倫、林寶美、容榮健、黎國平、李敦柱、許英恒、李玲玲、李水蓮、李家頌、

連進二球，全場化工均無建树，終場化工以三比〇飲恨。

(又訊)昨(十四)日五強男排邀請賽，體育以二比〇擊敗實力不弱的土資系。



# 流浪 ● 流浪

伊文

……他不是他的兒子，不是傳統下的好孩子，他不屬於任何什麼，他的名字叫做「流浪」，寫在風雲或水上的名字呵……

①

「你又走了？旅人。」  
「是的，像一片行雲般的飄走。」  
「悄悄地來到痛苦的人世間，難道你也要悄悄地離去嗎？」  
「是的，我欲乘風的翅膀翱翔遠颺。」  
「那麼，你將流浪何處？」  
「我不知道，我沒有家鄉，海角天涯便是我棲息之所。」  
「請把這兒當家吧！旅人。你多像我的孩子，那年……，他也和我說同樣的話，真希望有一天他會拖着疲憊的行囊歸來，這門是敞開的。」

一個老者倚在斑駁依稀的木門旁，如是說着。低沉的聲音透着幾分的迷茫和悽愴，一副被風霜肥滿的臉龐幾乎是麻木、痴情的。眼眶還蓄着一直在閃爍的淚光，可是他不要讓它流下來。淒傷？或者出於一種對生命的無奈？他不是他的兒子，不是傳統下的好孩子，他不屬於任何什麼，他的名字叫做「流浪」。寫在風雲或水上的名字呵。

「旅人，你真的要走嗎？難道你不後悔？」老者低下頭又說了一句：「時光無情啊。」  
「後悔？笑話，我不懂得它的意義。也許，人應該不要說『後悔』二字，不管那是對或錯的。」

他笑着搖搖首，搖動着一頭長髮的茫然。暮色自四週漸漸侵凌迫近而來，戴着墨色眼鏡的夜！即將張開大口把他吞噬，他却無動於衷。老者兀自站立，望斷他慢慢移動的背影，消逝在一片暮靄蒼茫中，然後像要說給誰

淚；唱出了濃濃的心血：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好個冰涼的秋夜，你又想起什麼？  
喝酒去罷？誰說雨夜是適合乾一杯的。為你，你要把自己的心血吞嚥。但窗外是茫茫夜，借問今宵酒醒何處？  
你還是躺在被窩裡聽雨，聽雨向你訴說的寂寞，聽雨哭泣的變奏，竟有千萬種的溫情，然後你着着實實的睡去。

像一首無言的輕歌，緩緩地昇起又跌落了。  
在心靈源泉深處，有一道翠綠色的小溪，流過如許的歲月，依然吟歌似地流着。那首你常喜愛掛在嘴邊的老歌，却忘記它的歌名，於是你只好哼吟地呢喃起來，幾乎是荒腔走板。你該記得與那一個雨夜？外面正下着鏗鏘篤實的雨點，像有節奏的音樂，落在你二十一歲流浪者的心中，落在你感傷的圖案裡。於是，你在濛濛中飄浮。於是，你竟一遍又一遍的唱着，唱着那首遺忘的歌，直到你聲色變得啞啞乾竭，直到你唱出了眼

因此，我們在觀察、思考、修養中，要對於自然、社會、精神中的各種信仰加以考察，以使其基礎合理、普遍、止於至善之境。  
因此，我們在觀察、思考、修養中，我們要把所建立的信仰安放到生命中去面對自然世界，面對社會行為，面對精神宇宙。  
因此，我們在觀察、思考、修養中，我們不但要養成理性的生命態度，而且要使我們對於美和人類情感，有高度的感受性和無盡的「享受性」，也才能使我們作不斷的思想活動，智慧探求，生命的充實與擴大。這也就是孟子說：「可欲之謂善。」與戴東原說：「理也者，情之不喪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孟子字義疏證）的道理。而懷

「正輝」有一種東西沒有影子，那就在牆角下，挨着牆壁走的一人。沒有影子。朋友，你大概會反對：我這種說法，你會堅持說：他的影子只是被牆壁的陰影擋住了罷了。  
朋友，還是讓我說吧。中國共產黨沒有影子。他們依附在大眾之間，殺人不顯痕跡，捧人不遺餘力，而專從內部分化各國的政府，離開

## 有沒人的影子

朋友！你會注意到你有影子嗎？你會想過在這世上有沒有人影子的嗎？讓我慢慢告訴你。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陽光的照射下都有影子，但是，有影子，那就在牆角下，挨着牆壁走的一人。沒有影子。朋友，你大概會反對：我這種說法，你會堅持說：他的影子只是被牆壁的陰影擋住了罷了。  
朋友，還是讓我說吧。中國共產黨沒有影子。他們依附在大眾之間，殺人不顯痕跡，捧人不遺餘力，而專從內部分化各國的政府，離開

人民的社會，擴大種族的鬥爭，赤化世界，他們披着的，是美麗的外衣，說的是甜言蜜語。朋友，你可曾看到大陸的淪陷，韓國的三十八度線，越南的烽火，以及鄰邦泰寮非東等國的混亂。他們就是一群依着牆壁走，不敢「重見天日」的無影人，他們暮後喉使，暗中滲透，朋友，你能說他們是人，是有影子的嗎？  
沒有了太陽，沒有了月亮，世界上的一切就都沒有影子。沒有了正義，沒有了公理，邪惡也就應運而生。所以朋友，我想問你，你曾為保護你的影子不致消失而努力嗎？  
到一條清寂的小徑，兩旁有着原始的森林，你踏着細碎碎碎的脚步踐行，來到雲深



## 小啟

「言貴乎由衷，情發乎至誠」由於這個構想，華苑從本期起，特別開闢「由衷之言」專欄，最歡迎如梗在喉一吐為快的作品，主題不拘，字數以不超過五百字為原則，來稿如經錄用，稿費從優。

## 今日哲學

### 所要面對的問題

張肇祺 (中)

所謂知識的探索，是在對各種知識的批判、審查、指導，對各種思想作獨立的思想；對各種學問採取適度的懷疑。所謂人的追求，在於人的統大人類的知識，建立人類的理想，擴大人類的境界。  
所謂生命的無限，在靠充實智慧的思想，以建立一個從小到大的生命世界。這樣我們可以看出來，哲學在文化中不能採取孤立的系統。講哲學，必須在整個文化中來講，才能了解其意義。哲學整體性的把握，才是當今哲學所要面對的問題中的根本問題。哲學在歷史中，要面對「社會」，站在「自然」之上，左手握住的，是「科學」，右手握住的，是「藝術」，頭頂上的，是超自然力量的「神」。科學才告訴了我們生命的「自然」知識。藝術，才告訴了我們生命的「情感」知識。



黑德更說：Philosophy is akin to poetry and both of them seek to express that ultimate good